

新潮英雄故事
同名电影演绎



WARRIORS OF VIRTUE



· 5 ·

五行战士

传统文化生动再现 中华美德庄严重光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五行战士》有奖征答问卷

姓名：_____ 性别：_____ 出生年月：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一、回答下列问题：[请在答案前填 (✓)]

1. 高木为什么要侵犯桃源？

(A)扩张领土 (B)抢劫财富 (C)露占泉水 (D)招兵买马

2. 义为什么会生仁的气？因为他

(A)不理义的呼唤 (B)害怕敌人 (C)不听师傅教导 (D)擅离岗位

3. 四个袋鼠人为什么能逃出高木的死亡陷阱？

(A)武艺高强 (B)沉着冷静 (C)运气好 (D)高木的失误

4. 五行战士战胜高木的秘诀是什么？

(A)英勇顽强 (B)运用计谋 (C)偶然碰巧 (D)团结一心

二、按照例句，分别写出其他四个袋鼠人所对应的方位和属性

例：	仁	北	水
	义	_____	_____
	礼	_____	_____
	智	_____	_____
	信	_____	_____

三、为什么钟师傅明知自己会牺牲，还要和高木生死相拼？

奖励方法：

1. 所有寄回问卷的读者，都将收到《五行战士》俱乐部复函，并获五行战士立体动感纪念卡一张。
2. 由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将根据答卷评出：一等奖 10 名，奖品为五行战士造型玩具一套（16 个）和电影《五行战士》VCD 光盘一张；二等奖 200 名，奖品为电影《五行战士》VCD 光盘一张；三等奖 500 名，奖品为五行战士精制 T 恤衫一件；纪念奖凡答卷者均有，奖品为《五行战士》立体动感画片一张。

**本次有奖问答活动由香港罗氏兄弟娱乐有限公司和
中艺国际精品推广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参赛须知：

本问卷复印无效，请用钢笔或圆珠笔端正填写。所有问题均需回答，否则问卷无效。

问卷请寄：北京朝外吉祥里 103 号中艺大厦《五行战士》俱乐部 邮编：100020
联系电话：010-65521133 转《五行战士》俱乐部 传真：010-65531147

目 录

1. 她最小，可是最操心	1
2. 高木可怕在哪里	6
3. 艾丽雅和蜘蛛女	14
4. 仁回来了	26
5. 朵朵桃花缤纷落下	33
6. 子时行动	44
7. 真假高木	51
8. 禅房花木深	63
9. 逃出“绞肉魔窟”	68
10. 独臂技师	78
11. “自残大法”	93
12. 五行至尊	108

1. 她最小，可是最操心

肩挎金钢环的义经过一段小憩之后，从袋鼠祠的小偏房中走出来，一眼便看到了袋鼠祠大门口的台阶上，小师妹信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的背影。

这个时候，恰是一天的黄昏时刻，最后一缕夕阳的余光，把一抹金黄涂抹在袋鼠祠屋脊的碧瓦上。祠堂院子里静悄悄的，连平日叽叽喳喳的麻雀都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山下也早已静了下来。

桃源的居民们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工夫就帮着义和信把工事加固完成了。袋鼠卫士谢过了大家，把大家揖送下山后，义便回到袋鼠祠中休息了一下。

小师妹敢情是一直坐在台阶上，望着远处这样发呆么？

义虽然闷头不响，但心里很是有数。小师妹这是又在操心了，操心师傅，操心她的几个师兄。

说来也怪，这个信，是五名袋鼠卫士中岁数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平日里大家都把她当小孩子看待，哄她开心，疼她爱她；可实际上，她却是袋鼠卫士中操心最多的一个人。

平日，师傅就住在土峰，信把师傅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照顾得十分周到，使得一生孤单行走江湖的钟师傅，在晚年享受到了她女儿一般的关心和照料。

对四个师兄，信同样是细致入微，她总能在你最需要、又是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让你感到一个妹妹对兄长的挂念和关怀。

当然，由于她最小，有时她会在兄长前任性和撒娇，甚至强词夺理，有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那个时候，这个信的一张小嘴“叭叭叭叭”连珠炮似地，会吵得你脑仁疼。可是不知为什么，几位兄长，偏偏都愿意她在自己面前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有时候还要“自讨苦吃”地主动拱起她的火来，看她气得不依不饶的那个样子。

在那些日子里，是多么平静、甜蜜和开心呀。

一想到这里，义望着信的背影发起呆来，竟难得地将嘴角往上咧了咧。

信的背影显得有些瘦小，一束许多鲜花扎结而成的彩带还斜挂在她的身上。她的肩上，还挎着她的小花篮。

这个小师妹，不喜欢金属的兵器，尤其不喜欢仁的那把剑和义的这几只金钢环。她请师傅给她削了一柄红色的桃木宝剑，却也锋利无比，从此那柄桃木宝剑便与她形影不分，除了剑，再有就是她的这些花朵了。

信有个谁也想不到的爱好，就是收集花朵。

不论走到哪里，凡是已飘落在地的花朵，她都要小心捡起，放进花篮里。这也是她为什么平日总是要挎一只小花篮的原因了。

这些花朵，不知经过了怎样的处置，会变得不易萎枯腐烂，日久天长，竟也能鲜艳如新。小花篮里装不下了，她便把花朵扎结起来，编成大大小小的花环、花带，有戴在头上的，有挂在身上的，有套在手腕、脚腕上的。总之，小师妹信无论出门还是在家，她的身上没有花朵的时候是绝对难以见到的。

义想起几年前，有一次与小师妹逗着玩，二人比武，但规定好了，义不允许用金钢环，信不允许用桃木剑。二人比试了几个回合之后，义仗着身高马大，臂长腿长，打得信连连后

退；信有些恼了，她叫道：

“师兄，没你这样的！下手这么重！今日叫你尝尝小师妹的厉害！看镖！”

义哈哈大笑，道：

“我岂能上你的当！你何曾有过什么镖，练过什么镖！”

话音未落，身上七处要穴，都感觉到一麻！

义再想举手投足，都已力不从心了。

义觉得不可思议，他低头看去——

义吃惊地看到，自己的身上，早中了七朵桃花！

这下轮到信咯咯大笑了：

“中了！中了！师兄你输了！”

义呆呆地立在原地，动弹不得。他疑惑地问道：

“信你能……以花朵作暗器？”

信洋洋得意地说：

“是师傅教我的！怎么样？厉害吧？”

义看到，一直站在远处看着他们的钟师傅，正在拈须而笑。

从那以后，袋鼠卫士们才知道：小师妹身上总挎一个花篮，见到花朵就捡起来，固然是由于女孩子的爱花之心，但是，她还是在积蓄着练功所需的“暗器”呢！

义猜想得不错，信坐在袋鼠祠的台阶上，双臂抱膝，把自己尽量缩成一团，久久地望着山下默默地想着心事。

山下已是暮霭沉沉了。近处的几座小村庄中，已经有晚炊的烟雾升起。

信的心中禁不住有些伤感。

这种和平宁静的景象，不知哪一天，就会被战火硝烟的景

象所代替。

实际上，即使像现在，表面上看战争的风雨还没有降临到土峰，但它的前奏——沉沉的乌云已经笼罩在人们心头。土峰的人们都已经切实的感到了它的步步逼近的脚步。

信想：袋鼠卫士们，真地能不负桃源百姓的厚望，在土峰这座最后的根据地，打败高木么？

信向火峰的方向望去。

暮霭沉沉，火峰只是浮出浓云之上的一块暗红色的幻影。大坂地在哪里？绿草场在哪里？

智师兄虽说足智多谋，一条火鞭又舞得出神入化，身手敏捷在众袋鼠卫士中更是无人可比；但，他能够把高木阻在大坂之外么？

礼师兄被高木所震的内伤，经过师傅的医治和自己的护理，虽然说已无大碍，毕竟是伤愈后头一次抗敌。他的旧伤不会复发吧？

师傅也赶过去了，只见师傅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的确是把火峰这一战看得格外重要的。但是师傅毕竟是老了呀，他赶这么远的路去奔赴战场，万一要是有点闪失，出点意外……那可怎么办！

还有，仁师兄呢，他现在在哪里？他离开水峰、离开大家已经十多天了，从来没有打听到他的准确消息。他虽然长得人高马大，心却是又细又软。他太爱跟自己过不去呀。

想到了仁师兄，便不能不想到义师兄。

义师兄是最重义气的人了，他要是认准的事，八头黄牛拉不回来。为人处事大义原则，义师兄看得极重。他这次生仁师兄的气，也是认为仁师兄离开师傅，离开集体，违背了一个袋鼠卫士的义气原则；起码是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兄弟。

他因此便气的不再开口讲话。

信真的有些发愁地叹了一口气，心想：

光是这四位师兄，就有让她操不完的心呢。

义看着信的略显瘦削的背影，听着她的这一声轻叹，心里禁不住有些惭愧。

作为年纪比她大，个头比她高的的师兄，义觉得由于自己的任性和赌气，不仅没有照顾好小师妹，让她开心；反叫她整日里操心费神，于情于理，都十分过意不去。

为了逗她高兴，义走过去，拍了一下信的肩膀，一晃手中的金钢环，做了个“比武去”的手势。

信果然高兴了。

她从前一有机会，总是缠着几位师兄比武，想试一试自己的武功是不是又有了长进，能不能打败几位师兄。但是师兄们往往不爱跟她比，觉得跟一个小女孩比武一点意思也没有，实在被她缠得受不了，只好敷衍了事地哄她，比上几个回合，信很快就发现师兄们并不把自己认真当成对手打，一招一式都是花架子，并没有使出全力。每一次信都是兴冲冲地开始，十分扫兴委屈地结束。那时候，因为比武，几位师兄没少惹得她哭鼻子。

所以她后来发愤苦练“鲜花飞镖”，在钟师傅的指导下，她偷偷苦练了三年。三年后得意洋洋地逐个找几位师兄打擂台，果然用这种美丽的暗器，把一个个毫无防备的师兄打得目瞪口呆。

直到现在，比武仍是信的最大爱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半夜，你只要说一声：比武去，她都会立刻从床上爬起来。

信一看义师兄主动提出要跟自己比武，甭提多高兴了，马

上忘掉了心中的烦恼之事，一跃从台阶上跳下来，微笑着向义挥舞了几下手中的红色木剑：

“来呀，师兄，先看看我的剑法是不是非同一般了！”

义看到小师妹这副高兴的样子，自己禁不住也受了感染。他的神情也开朗起来，手执金钢环，迎了上去。

2. 高木可伯在哪里

从火峰撤退下来的人们，到达土峰袋鼠祠时，已是将近深夜了。

钟师傅等人在山下与鹿头老汉、养蜂人阿好、盘羊角老人等相互道别后，上得山来先吩咐信安顿好乐老汉和他的牛群，又把随着众人一同来到土峰的私塾先生介绍给义和信两位袋鼠卫士。

私塾先生仍然是纸扇轻摇，面带微笑，一抱拳道：

“二位的风采，在下早就见识过了。”

信和义却怔了一下，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一个高木的手下跟师傅他们在一起。

智眨着小眼睛笑道：

“私塾先生是友情为重，头一天，那高木派私塾先生到火峰侦察，结果我二人一见如故，随即暗暗订下了兄弟之盟，谁知今日那高木硬是指派他上前来与我决战，兄弟他便索性装败，输给了我；我兄弟二人干脆聚到一起了，也免得以后分列两个阵营，还有许多顾忌和不便。岂不是大快人心么！”

私塾先生抱拳道：“在下是弃暗投明。从在木峰之下，见

到礼兄起，在下对袋鼠卫士就心生仰慕，后来与智兄结有兄弟之约，更是令在下觉得与各位情感相近；在下今日不来，他日必来，还望钟大侠以及诸位，不要嫌弃才好！”

钟师傅笑道：

“私塾先生年轻有为，何必过谦？你的到来，着实令老夫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啊！”

私塾先生有些意外，问道：

“钟大侠所说松了一口气，所指为何？”

钟师傅抬手招呼众人道：

“干脆，乘着高兴，大家到大堂坐下，索性聊上一聊，私塾先生，你累不累呀？”

私塾先生道：

“不累不累，在下也是谈兴正浓呢。”

钟师傅道：

“如此甚好。”

那边，信等早已将袋鼠祠的正堂打开，燃上灯火，大堂的正中，摆上了一只大火盆。

钟师傅坐上首，私塾先生陪在一侧，其余几位袋鼠士，礼、智、义，便围坐在火塘的四周。

信将热腾腾的茶点端了上来，分别为每人奉上。

大堂上，灯火通明，暖意融融。

钟师傅端起茶盏，对私塾先生让了一下：

“请！”

私塾先生忙道：

“钟大侠请。”

众人几口热茶下肚，才把一天来的劳累、疲倦和寒冷，驱出了体外。

信挨着几位师兄坐下，拨弄着盆中的炭火。

私塾先生望着信道：

“这位女侠，英姿飒爽，人在木峰山脚下的‘卡里香酒坊’见过一面，在下印象深刻，只是不知道，她的茶也烧得如此好喝。”

智眨着眼笑道：

“你才第二次见我们这位小师妹，就喝到了她煮的茶，你好幸运啊！我们跟她师兄妹了这么多年，喝到她的茶也是有数的几次呢！”

信脸胀得通红，不好意思对陌生人发作，就举了手中的拨火棍吓唬智道：

“智师兄！你再乱说。”

众人哈哈一笑。智急忙摆手求饶：

“不敢了，不敢了！小师妹息怒！”

又忍不住扭头对私塾先生眨眼道：

“看出来了吧？刚才路上你还在问我：我们五个正义卫士当中，谁最厉害。这不是明摆着的？”

信把拨火棍一扔，道：

“你还敢说！师傅——”

钟师傅拈须微笑道：

“好了，好了！师兄是与你玩笑么！”

对私塾先生笑道：

“让私塾先生你见笑了……”

私塾先生却十分羡慕地低声说：

“在下不敢！在下是多么向往这种兄弟姐妹亲亲热热，彼此一家人的气氛啊！可惜，在下似乎从来没有过这种日子……”

钟师傅真诚地道：

“先生既来到了我们中间，今后自然就拥有了这种生活。”

这时礼插话道：

“师傅说的对，私塾先生既是智的兄弟，也就是我们的袋鼠卫士大家的兄弟。”

说着话，向私塾先生伸出了手。

私塾先生连忙伸出手，与礼的手相击了一下：

“谢谢！”

此刻，就连一直不说话的义。也向私塾先生伸出了手。私塾先生在与义击掌之前，却先端着茶盅递过去，模仿着前几日的金水关一线天王茶馆门前，义与蜘蛛女斗定力的姿式，又伸出大拇指道：

“兄弟好定力。”

众人又笑了。义也跟着咧了咧嘴。

钟师傅这时拈须笑问道：

“先生，此刻是否明白了老夫刚才在大堂门外所说，你的到来令老夫大松了一口气的意思呢？”

私塾先生点头道：

“钟大侠对在下的这一份情谊，在下心领了。”

信这时走过来，给每一位的茶盏里续上茶水。

钟师傅吹着茶水的热气问道：

“私塾先生的武功，走的是潇洒俊逸的路数，不知可与武林四大名门的南宫世家有什么渊源没有？”

私塾先生不禁一楞，望着钟师傅道：

“钟师傅的见识实在令在下佩服！不瞒钟师傅与诸位，在下的功夫，虽有所师承，但因在下的授业恩师临终前曾嘱咐在下，万不可叫世人看出在下的武学渊源，所以在与人交手时，

在下一直是极力使路数变形、扭曲，甚至南辕北辙，故意弄成非驴非马的样子。不想钟师傅还是看出了在下武功的师承。不错，先师曾与南宫世家有些关系。”

钟师傅道：

“你不必讲，我也猜到是谁了。他因违抗南宫世家当时掌门人的命令，被南宫世家派人追杀了三年。后来就不再听说他的消息了。有的说他已被杀毙；也有的说他没有死，负伤逃往了北疆，出了天山口。他不让你用南宫世家武功原貌出现，是怕你被仇人看出破绽，陷入险境啊。”

私塾先生道：

“钟师傅认得在下的师傅么？”

钟师傅摇摇头，道：

“未曾谋面。但令尊师当时在江湖上名声极响，他与南宫世家掌门人的风波又是三十年前武林中一段著名的公案。所以老夫能猜到他是谁。”

私塾先生点头道：

“原来是这样，其实在下对于先师，也知之甚少。”

钟师傅又问：

“私塾生跟着高木，已有好长时间？”

私塾先生掐指一算道：

“也快十年了。先师去世后，我一个人在江湖上闯荡。因为爱穿长衫，武器又是这柄纸扇，就得了个‘私塾先生’的名号。不怕诸位笑话，这个名号当年在天山以外还是小有名气的。后来遇上了高木，他口气大的很，要在下降顺于他，在下不服，与他打了一架，结果打不过他。在下佩服他的功法奇妙，又感于他意在收服，点到为止。并没有用出杀招，便从此跟随了他。一晃，已近十年。”

说起往事，私塾先生不免有些慨叹。

钟师傅却接着他的话问道：

“依私塾先生你看，高木的武功是否真地十分了得？”

私塾先生略一沉吟，脸色凝重地答道：

“在下认为，从我们进入中原以来，确实还没有碰上一位能够与高木抗衡的武林高手。”

这时智眨着小眼睛，有些不服气地插言道：

“他高木手下网罗了一批高手，有事派这些手下去应付，这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的功夫高深呀。”

私塾先生却反驳道：

“智兄所言，虽然有些道理，但反问一句，倘若不是高木有着高过这些人的绝技，又怎能将这一批高手收服网罗呢？”

钟师傅拈须道：

“先生言之有理。老夫再问先生，据你看，那高木最厉害的功夫是什么呢？”

这一问，似是把私塾先生给问住了，他沉思不语。

这时礼说道：

“是不是他的内功？记得在木峰山下，‘十里香酒坊’中我以灌注了内力的笛声阻住他们时，高木一声极尘锐的吼叫，盖过了我的笛声，将我的内力逼退，反震伤了我自己。他的那一声令人恐怖的尖叫，好像很厉害。”

私塾先生摇头道：

“不，这一招不算什么……”

钟师傅道：

“似乎老夫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私塾先生沉思着说：

“高木的武功，看似怪僻奇异，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捉摸和

出人意料，其实是他的功夫很全面，虽说他的招术以邪派为主，他的内功却是融汇了诸家之长，而且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这正是他可怕的地方……”

钟师傅摇着银须叹道：

“武林中达到如此境界者，能有几人？！”

私塾先生道：

“还不仅如此。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高木是依赖长春素生活的，如果他在喝了足够的长春素之后，马上出手，会使他的武功提高许多，当然这种情况，已是多年没有看到了，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需要他如此对付的高手了——还有……”

钟师傅问道：

“还有什么？”

私塾先生迟疑道：

“还有，就是在下的一种耳闻了，据说高木还有一招杀手铜，是江湖上早已绝迹的一种在瞬间能将自己的功力提高许多倍的邪派招式，但因为在下从来没有见他使出过，所以不能尽言其详。”

钟师傅沉思道：

“老夫也曾听说过，过去江湖中曾有一种战无不胜的邪派招术，叫什么‘自残大法’——练过这种邪法的人到了紧急关头，实在胜不了对方的时候，通过自己残破自己的身体，在鲜血涌出的一瞬间，体内的邪派内功会突然汹涌起来，以强大于平日数倍的功力，向对方发出致命的一击——，当然，他本人也会因此而大伤元气，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才行。不知先生所说的高木的邪法，是不是与此相似？”

私塾先生困惑地摇摇头道：

“这个……在下实在是说不清了。耳闻之事岂敢论定？”

钟师傅点点头：

“也是啊……不亲眼得见的事情，不好妄断。”

大伙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大堂内的空气显得有些凝重起来。

智欠起身为私塾先生续茶，笑道：

“喝一回小师妹煮的茶不容易，兄弟你多喝一点……”

私塾先生突然低声问道：

“智兄，有一件事，在下想问一声，却又怕……”

智道：

“有什么话，兄弟但说无妨。”

私塾先生环顾道：

“人人都知道袋鼠卫士共有五位，今日在座者却只有四人。

那位仁兄——守卫水峰的那一位，为何不在此地？”

私塾先生此话一出，便发觉自己过于唐突了。

似乎终于还是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因为他看到，几位袋鼠卫士脸上的表情，一下子都僵硬了。

私塾先生连忙改口：

“在下只是随便问问，如果——”

还是智回答了他。智道：

“没什么……是这样，仁师兄么……自从你们占领了水峰之后，他的心情很不好，还没有回到这里来。”

私塾先生“哦”了一声，道：

“原来是这样。提出这种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在下真是莽撞了。”

钟师傅此刻说道：

“天实在是早了。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做，依老夫看，大